

历史讲坛系列

历史上的唐僧取经

霍 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书 名 历史上的唐僧取经
编 著 霍 嘉
责任编辑 孔庆茂
责任校对 杨 静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宜兴市佳美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 毫米 1/32
印 张
字 数 12 万
版 次 200 年 月第 版,第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2526 - 4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承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小引：从《西游记》中的唐僧谈起	(1)
玄奘的身世	(7)
剃度出家	(10)
取经缘起	(17)
踏上西行路	(21)
穿越西域各国	(30)
进入北印度	(44)
在中印度	(52)
来到那烂陀寺	(63)
周游五印	(75)
名噪女曲城	(84)
载誉归来	(98)
唐僧形象的生成	(109)
民间世俗化的唐僧	(115)
伟大的玄奘精神	(119)



小引：从《西游记》中的唐僧谈起

读过《西游记》的朋友，应该不会忘记集合于唐僧身上那诸多令人憎恶的种种弱点来——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不通情理，迂腐固执，是非不分，爱听谗言。这似乎人所具有的各种缺点，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的确，唐僧和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比，显得超乎寻常的无能。他没有火眼金睛，识不出妖精；显得弱智，干什么都是一事无成：到寺院求宿，被人拒绝；前去化斋，空手而返。

说起唐僧的胆小懦弱，我们就会想起西行途中，每遇到险山恶水，唐僧总表现出的那一副苦瓜相：心惊胆战，面容失色；碰到妖魔鬼怪，就跪在地上，直喊饶命。比如在蛇盘山鹰愁涧，当他用来作坐骑的行脚马被摄走吃掉的时候，他哭着说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么走得！”说着话，泪如雨下。再如第二十回，到了黄风岭，被黄风怪拿住，唐僧道：“我被魔头拿来，遭此毒害，几时再得相见！好苦啊！你们若是早些来，还救得我命；若十分迟了，断然不得保矣。”一边叹息，一边又泪落如雨。此等表现，无怪连猪八戒都要笑话他：“师父老大不济事。”

唐僧的不通情理，迂腐固执，爱听谗言，是非不分，这是最让读者感到痛恨的行为。西行路上，唐僧靠的就是徒弟们不避艰险、出生入死的保护。特别是孙悟空，为了师父，简直是在玩命，称得上舍生忘死了。但唐僧对他，却显得有些寡恩薄情。有一次，途中遭

遇草寇的抢劫，唐僧被吊打，痛苦难耐。孙悟空解救了他，打死了两个强盗，唐僧却又心中不快了。埋尸的时候，他口中念念有词：“你到森罗店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人。”分得够清了，他不顾事情因谁而起，这一切是为的谁，就将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儿全推给了孙悟空，无怪孙悟空说：“师父，你老人家忒没情义。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辛勤苦劳，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你倒教他去告我老孙。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后来，孙悟空曾有一次向观世音诉苦，还说起：“我弟子舍身拼命，救解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只指望归真正果，洗涅除邪，怎知那长老背义忘恩，直负一片善缘。”

唐僧的不辨是非，爱听谗言，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一行来到了一座险峻叵测的高山下，山上有位妖精，听说唐僧“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便一心一意，想要拿了唐僧，吃他的肉。因为惮于孙、朱、沙三位的神力，妖精摇身一变，变成一位月貌花容的女子，“左手提着一个青砂罐儿，右手提着一个绿磁瓶儿，从西向东，径奔唐僧”。此时孙悟空化斋去了，猪八戒见那女子生得俊俏，动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乱语，上前搭讪。那女子回道：“长老，我这青罐里是香米饭，绿瓶里是炒面筋。特来此处无他故，因还誓愿要斋僧。”肉眼凡胎的三藏，连忙跳起身来，合掌当胸道：“女菩萨，你府上在何处住？是甚人家？有甚愿心，来此斋僧？”分明是个妖精，那长老却也不认得。这时，孙悟空从南山顶上摘桃子归来，睁火眼金睛，“认得那女子是个妖精，放下钵盂，掣铁棒，当头就打。唬得个长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将来打谁？’”孙悟空说，这女子是个妖精。唐僧死活不信。孙悟空使棒打去，那妖精使个解尸法，撇下了假尸首逃去，便唬得个长老战战兢兢，口中作念道：“这猴着然无礼！屡劝不从，无故伤人性

命！”悟空让唐僧看那女子留下的饭罐瓶子，只见满是拖着尾巴的长蛆，还有青蛙、癞蛤蟆。旁边的猪八戒挑唆，说这都是孙悟空怕念《紧箍儿咒》，使障眼法变的，于是三藏不顾眼前铁的事实，竟真的念起《紧箍儿咒》，直疼得孙悟空喊叫：“头疼！头疼！莫念！莫念！”那妖精元神逃去，恨得孙悟空咬牙切齿，又不甘心徒劳无功，在山坡下，摇身一变，再变成年满八旬的老妇人，“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的哭着走来”。孙悟空认得，这仍是那妖精变的，“更不理论，举棒照头便打。那怪见棍子起时，依然抖擞，又出化了元神，脱真儿去了，把个假尸首又打死在山路之下”。唐僧见此，更不辨真假，“只是把那《紧箍儿咒》颠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怜把个行者头，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十分疼痛难忍，滚将来哀告”。唐僧执意要驱赶孙悟空回去，和他断绝关系。妖精不会善罢甘休，再次变做一个老公公，前来哄骗唐僧。孙悟空担心的是师父被妖精捞去，他怕妖精再次逃脱，便念动咒语，唤来山神、土地，协同帮忙，有诸神的通力照应，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才断绝了灵光”，原来是一堆粉骷髅，脊梁上一行字，叫“白骨夫人”。旁边的猪八戒再次挑唆谗言，“唐僧果然耳软，又信了他”，反复念起《紧箍儿咒》，吃了秤砣，决不肯接受孙悟空的恳求，铁了心要将自己的救命恩人赶走了事。

这些，都是《西游记》中的文字描写，白纸黑字，清楚可见，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还要清楚，如上所述，却并非《西游记》中唐僧形象的全部内容。《西游记》里的唐僧性格，是有着发展和变化的。印象中，第五十八回之前，唐僧与孙悟空师徒间，似乎矛盾不断；而第五十八回以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逐渐减弱了。突出的例子，就是从此以后，唐僧再没有对孙悟空念过紧箍咒，也没再对孙悟空下过逐客令，而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信任。比如第八十回，在黑松林，地涌夫人变化成一个被捆的美少女，想骗唐僧上钩。最初，唐僧也真上当相信了，又要发他的慈悲心肠。

火眼金睛的孙悟空识破是妖精作怪，告诉了师父，猪八戒依然挑唆，但这时，唐僧并没有相信猪八戒的话，说：“也罢，也罢。八戒啊，你师兄常时也看得不差。既这等说，不要管他，我们去罢。”再有，比如对猪八戒，从前唐僧最爱听他的谗言，袒护他，这主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说是偏见作怪，认为他“两只耳朵盖着眼”，是个“愚拙之人”；到小说的后半部，就是孙悟空当着他的面，“揪住八戒，着头打一顿拳”，唐僧也不再袒护了，非但如此，还要悟空多管管猪八戒。如师徒一行离开金平府时，八戒起得迟了，被悟空教训，他不服气，便立刻遭到唐僧的一顿臭骂：“馕糠的货！莫胡说！快早起来！若再强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牙。”猪八戒具体感受到了师父的这种变化，说：“师父今番变了，常时疼我，爱我，念我蠢夯护我。哥要打时，他又劝解。今日怎么发狠转教打么？”显然，不仅是经过了磨合，更主要地是残酷的现实教训了唐僧，他的认识也与时俱进地在提高着。

总的来说，《西游记》中的唐僧，也并非就是一个彻底的“愚氓”，他也仍有他的闪光点，比如心地善良，举例说，当他救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孙悟空时，面对衣衫褴褛、无以遮羞的开门弟子，他心中同情，将自己穿的一件白布短小直裰，送给了孙悟空遮体。唐僧虽不能降妖除魔，但对徒弟的感情也是真诚的。在车迟国，孙悟空与妖道斗法，比下煮沸的油锅，故弄玄虚，再不出来，大家都以为他被煮化了。这时，国王让将唐僧等三人拿下。在死神的威胁面前，素来胆小的唐僧，却似乎具备着铁骨，他大胆向国王说道：我这徒弟，自跟了我，屡建大功，现在既然先走了一步，贫僧也不敢贪生，只请您给我几分钟，赐我半盏凉浆水饭，三张纸马，容我到油锅边，烧上一陌纸，表表我们师徒的情分，再来你这里受死不迟。在油锅边祭奠孙悟空的时候，唐僧还念了首感人至深的打油诗：



自从受戒拜禅林，护我西来恩爱深。
指望同时成大道，何期今日你归阴。
生前只为求经意，死后还存念佛心。
万里英魂须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应该说，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深切怀念，是深心流露的一种真诚祝愿，是师徒间真挚感情的自然表露，并不是矫情作秀的表演。

唐僧身上，还具备着令人尊敬的品质，比如他的操守和信念。按小说中叙写，唐僧的西行取经，是他主动向唐太宗请纓的，没有人强迫他。在临行的时候，他向太宗皇帝表示：“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到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在化生寺佛前，他也立下洪誓大愿：“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事实上，他真正做到了“出家人不打诳语”。作为取经团队的领导者，正是在他的带领下，翻山越岭，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历史十四年，义无反顾，从未动摇过求取真经的信心。孙悟空可以离开，猪八戒可以想再回高老庄，唐僧却是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西行。从这个角度上看，小说中的唐僧，也始终是取经队伍的核心，孙悟空本事再大，都没有改变他的地位。

唐僧还有一个优点：持戒甚严，严格遵守佛门的纪律。他真正做到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任凭金钱、美色的诱惑，都不能让他落水；磨难与挫折，都不能使他破坏操守。还是举几个例子吧：一、《西游记》里的“四圣试禅心”一节写到，为考验唐僧一行道心是否坚定，四位菩萨化成母女四人，出现在取经队伍的西行途中。母亲提出：小姑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母女分别嫁给师徒，自自在在，享受荣华，强如到西天取经受苦。面对金钱美色，唐僧先是如痴如蠢、默默无言，继而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二、在西梁女国，女王要以倾国的财富权

势,招唐僧为夫,让他为王,唐僧始终不从,“死也不敢如此”。三、在大天竺国,唐僧被假公主抛绣球打中,要他做驸马,他也坚决拒绝:“贫僧是出家异教之人,怎敢与玉叶金枝为偶?万望赦贫僧死罪,倒换关文,打发早赴灵山,见佛求经,回我国土。”以至于惹得国王发怒:“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国之富,招你为驸马,为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经!再若推辞,教锦衣官校推出斩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称得上铁骨铮铮的圣僧,神佛夸赞他“有德”、“心虔志诚”,妖魔说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以及小说中所说的“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经万典,五所不通,佛号仙音,无般不会”,都不是没有根据的虚誉。

但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历史上的玄奘,终究不是一个样子,事实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在取经故事传播演变的过程中,从故事的整体看,是日渐走向神话;而取经主人公玄奘,却慢慢变得世俗化。一个原本的英雄高僧,被逐渐改造成为一个平庸的僧人。谓予不信,请看正文,让我们共同走进历史场景中,去看一下历史上的唐僧取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玄奘的身世

玄奘俗性陈,本名祎,祖籍颍川(今属河南许昌市)。关于他的生年,有三种说法: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仁寿二年(602)。一般主张开皇二十年说,姑且从众,取此说。出生在洛州缑氏县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陈村(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距离他的出生地不远,有洛阳白马寺,这是当时中国佛教的重镇;有洛阳龙门石窟,这是北魏王朝时期的佛教艺术杰作。向东去稍远,有嵩山少林寺,被称为禅宗祖庭,在这里,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曾经面壁九年,创建了禅修的门径。

玄奘的祖上,据说远可以推到汉朝的太丘长仲弓。有确切文字记载的近世先人,高祖陈湛,在北魏做过清河太守;曾祖陈钦,做过北魏的上党太守、征东将军,封爵南阳郡开国公;祖父陈康,在北齐做过国子博士、国子司业、礼部侍郎,食邑河南,大约也就是在他这一代,才来到了偃师。

玄奘的父亲陈慧,身長八尺,人物清秀,喜欢褒衣博带,很有些六朝名士的做派,是一位淡泊于名利,讲究操守的儒者。因



为隋朝末期政治的衰败混乱,陈慧便潜心三坟五典,饱读诗书,一心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学问。州郡曾多次举荐他为孝廉,朝廷也曾授他为陈留、江陵县令,大约都做了不多久,便挂冠辞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恰如当年陶渊明的赋归去来兮辞,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田园中,过上了耕读课子的隐居生活。

玄奘的母亲宋氏,是曾经官洛州长史的宋钦的女儿,生下了玄奘姊妹兄弟五个:玄奘和他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二哥名素,少年出家洛阳净土寺为僧,法名长捷,长得风神俊朗,仪表齐整,博雅多学,既精于释典,又熟稔儒家的《书》《传》、道家的《老》《庄》。姐姐嫁给了瀛州张氏。

玄奘自幼就聪颖不群,异常地懂事。有记载说,在他八岁的时候,父亲陈慧为他讲说《孝经》,讲到《开宗明义章第一》,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听到父亲念起这些文字,玄奘突然就站了起来,整理着衣装,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陈慧疑惑地问儿子:“怎么了?有事吗?”小玄奘恭敬地回答:“曾子见老师问话,尚且要站起身子,不敢坐着,现在儿在听父亲的教诲,又怎敢和父亲一起坐着!”“孺子可教也!”由小看大,陈慧为儿子这超人的领悟能力,以及见贤思齐的向善之心,感到由衷地高兴与欣慰,“小儿的禀赋,将来必然会有一番作



为。”望子成龙,是天下所有做父母的共同的心愿,有儿如此,陈慧心中也油然而生出了一种满足自豪的感觉。从此以后,陈慧对幺子玄奘,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自觉地投以更多的心血,倾囊相授,不仅教他更多的学问,也时时向他讲说关于历代圣贤的人生及为人的故事。在丰富浩瀚的古代典籍中遨游,学养薰染之间,玄奘爱古尚贤,读了不少的经典,非雅正的书籍不看,非圣哲的风范不学,不与别的孩童嬉戏打闹,不到市廛热闹的去处玩耍,纵使闹市上来了百戏演出,钟鼓齐鸣,人声鼎沸,人山人海的热闹,也不能将他从书海中拽出,他读书读得如此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正是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严格督促教导下,玄奘的童年时期,便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育,孝亲敬长、立身扬名、忠君报国,这些来自于中国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在玄奘的成长过程中,都烙下了极鲜明的印记,也对于日后身为僧人的玄奘,其人生处世及发展的选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剃度出家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章句下》

或许正是“上天”欲成就玄奘伟大卓越的一生，要给他非常的磨炼，来坚韧他的意志，增添他的能力，童年的玄奘，也经受了非同寻常的磨难。大约就在五岁的时候，母亲宋氏便一病不起，永远离开了人间；刚刚十岁，一心要将他培养成人的父亲陈慧，也带着满肚子的不放心，撒手人寰。这应该是享受父母呵护关爱，围绕在父母膝下，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龄啊！玄奘却过早经历了这人生至大的苦痛——生离死别。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玄奘的二哥长捷法师，从洛阳净土寺风霜满面地赶回了老家，来为父亲奔丧。没有了父母，如何解决年幼小弟的吃饭、教育等问题，都成了摆在眼前的最真实的问题。哥哥姐姐们商量的结果，觉得让玄奘跟随长捷最为合适：其一，哥哥长捷的学问不错，自然可以承担起教育弟弟的任务；其二，在寺院里，吃饭问题可得到迎刃而解。于是，最后就这样决定了，让长捷带走玄奘，让玄奘到寺中去做少年行者。玄奘就这样懵里懵懂地出家了。

玄奘十三岁这年，朝廷下诏，要在洛阳剃度二十七名僧人。在



朝廷上下隆重佛教的时代,能够剃度为僧,无疑就端上了一只铁饭碗,从此可不必再为衣食烦恼,所以,出家自然也就成为当时社会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热门,报考人数众多,可以想见。为了这二十七个名额,考试成绩优异的,都有几百号的人。玄奘因为年幼,不符合参试的条件,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或许是于心不甘,或者是出自好奇,面试的这天,玄奘也来到了考场的门外。主持这次选拔的是大理寺卿郑善果,他在大门外发现了玄奘。当时的文化人非常讲究人物品鉴,郑善果就是位以品鉴人物颇觉自负的官员。他先是被玄奘那清秀慈善的面庞吸引,便走上前来,到了玄奘的身边,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在这里干什么?是希望参加剃度僧人的考试吗?”玄奘朗朗回答,条理井然:“我姓陈,随二哥在净土寺为童行。想参加考试,年龄限制,还不具备参试的资格。”郑善果又问:“为什么要出家?有些什么样的抱负,说来听听。”玄奘回答:“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通俗点讲,我大的志向是继承如来的事业,眼前能做的,是希望光大佛祖所创的佛法。小小年龄,竟有如此宏大端正的志尚,郑善果暗暗称奇,心里喜欢,决定将玄奘破格录取。讨论录取名单的时候,郑善果毫不犹豫地填上了玄奘的名字,他向同僚讲了这样的理由:“记诵佛经,念经唱佛,这都是区区小事,容易学成;气质精神,仪表相貌,却是先天生成。如此子这等风骨,实在难得。度他为僧,将来必成佛门伟器。只是我等年长,怕不能看到他大器成就、口吐莲花的那一天了。”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也许被说成是套话,事实上,正因为郑善果的慧眼独具,善能识人,玄奘终于从众多的应考者中间

脱颖而出,成为二十七名剃度僧人中的一员,取法名为玄奘,正式步入了佛门;而中国佛学史,也正因为有了玄奘,在不久的将来,在大唐时期,将走向它真正的辉煌。

既被正式剃度,玄奘也拥有了哥哥所能享有的一切。他可以从此和哥哥随行随止,而不必再如往常那样,因为不是正式的佛门弟子,往往在寺院里有各种活动时为资格限制而被拒之门外。

当时在净土寺,有著名的景法师,正在讲授《涅槃经》,玄奘听得着迷,打心眼里敬服,跟从学习,竟然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接着又听严法师讲《摄大乘论》,玄奘也听得头头是道,饶有兴趣。不断地聆听高僧演讲,几年下来,在不知不觉中,玄奘对佛教理论的浓厚兴趣已然养成。超人的记忆力,加上学习起来又能够专心致志,如饥似渴,勤奋异常,有股不要命的劲头,所以凡玄奘听过的讲座,一遍下来,几乎可以做到复述的地步,回头再温习一下原典,更已经是了然于胸,铭记不忘了。同寺的僧众,起初一直以为玄奘年幼,并没有太怎么将他放在眼里,很快地,他们都被眼前实实在在的事实征服了:少年玄奘竟有这样的本事!玄奘的故事也在寺院中很快流传开来,不曾领教过的当然不肯相信,于是在听过法师

的演讲后,就有人让玄奘上去,进行复说。玄奘逐字逐句讲来,竟真的与法师所讲出入无几。大家遂都感慨:俗语所说的自古英雄出年少,一点不假!对于玄奘,僧人们都刮目相看了。时间不久,一传十,十传百,在整个洛阳僧人圈里,尽人皆知净土寺中有这么一个神童。

隋炀帝以迷信佛教著称,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在他做了皇帝以后,荒淫糜烂、昏庸残暴、好大喜



功,置天下苍生死活于不顾,在位十多年间,修宫殿,开运河,筑长城,西征吐谷浑,东伐高句丽,频繁地征调兵役,兴师动众,兵役员额动辄上百万之数,劳民伤财,天下百姓没有安宁的日子。不在沉寂中灭亡,就在沉寂中爆发。百姓终于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星星之火,很快也成燎原之势,迅疾燃遍了神州大地。公元611年1月,广东琼山王万昌起兵反隋。同年,山东百姓为反抗兵役,齐郡邹平、平原郡、漳南、清河郡、蓨县等地相继发生起义。公元612年,济北郡韩进洛起义,济阴郡孟海公起义,北海郡郭方预起义,济北郡甄宝车起义,齐郡孟让、王薄起义,黎阳杨玄感、李密起义,淮南杜伏威起义……公元617年5月,在李世民与刘文静、裴寂的策划下,李渊在太原起义。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天下板荡之势已成,隋王朝已经奄奄一息,时日无多。

洛阳地处要冲,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古来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已处在战争的旋涡中心。公元618年,瓦冈寨义军攻下洛阳东北的巩义,攻打洛阳城的战役一触即发。经过了战乱,昔日的都市洛阳,“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兵燹炮火的摧残后,金碧辉煌的都城,已经变得伤痕累累,千疮百孔。

这时,李渊已经称帝长安,建元武德,国号大唐。良禽择木而栖,玄奘与哥哥商量:“洛阳虽然为故土,但丧乱如此,守在这里,岂非等死!听说李渊父子已经占有了长安,圣德贤明,天下英雄尽往归依,我们也去那里,或许能得其所。”长捷点头赞同。弟兄二人当即起行,前往长安。

此时的李唐王朝,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建国,但天下尚处于割据混战之中,保卫胜利的果实,并进而扩大战果,统一天下,这才是当务之急。正有许多的大事要做,偃武修文之日尚早,文教儒释的复兴,也远没有放在议事日程上来。而刚刚经历了战争破坏之后的长安,仍然是一片废墟。毁坏了的寺院,还没有修复,战争中僧人

逃离,此际显然也不是弘道传法的时机。既然在长安也一无用武之地,更没有可以问学的地方,玄奘兄弟便决定尽快离去,前往蜀中——在隋末的战乱中,蜀中地区相对太平,许多的高僧大德纷纷逃亡,去了那里避难,香火极盛,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玄奘兄弟经子午谷进入汉川。在这里,遇到了空、景二法师,都是一代名僧,玄奘兄弟不会错过珍贵的学习机会,于是,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朝夕问道,然后,才离开汉川,继续向成都进发。

当时的成都,因为局隅的太平,会聚了众多的高僧大德、佛门弟子。法筵很盛,讲座常开,俨然就是佛教的一个新的重镇。玄奘听了宝暹法师讲的《摄论》,再从道基法师学《毘昙》,又从道振法师学《迦延》。经历了战乱的纷扰,玄奘更觉得时间的珍贵与学习机会的难得,寸阴寸金,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放松。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玄奘年满二十周岁,在成都接受了具足戒,坐夏学律。一段时间的专门学习,玄奘将益部经论彻底学习了一遍。当时的成都,能请教的高僧他都请教了,所有可以阅读的佛典藏书,他也都读过了。蜀中四五年时间,玄奘没有浪费半点光阴,他学习了不少佛教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的学说,究通诸部,对于佛教经典的领悟,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成都佛教圈中,玄奘渐渐崭露头角,以他的思辨宏才,折服了他的同行,“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时,玄奘萌发了离开成都,再赴京城的念头。但已经受了具足戒的玄奘,也不再像先前游方僧时期那样自由,有关的规定不允许他随意出走,此时哥哥在慧空寺,颇得蜀地总管郾公和尚书韦云起等显贵的赏识,生活也过得安逸,不希望弟弟再萍飘蓬转,四处云游。玄奘私下盘算着,决定只能不告而别,私自离去。

高祖武德六年(623)夏,玄奘私下与商人结伴,乘舟过三峡,

